

会员号

密码

登录 注册

快速导航

理事会

章程

组织结构

历史回顾

留学报国

海外社团

通讯

领事馆春秋

----写在瑞士驻广州总领馆开馆时

端木美*

按语：2006年10月29日正值瑞士联邦委员、瑞士外交部部长米什琳·卡尔弥-瑞女士访华之际，瑞士联邦政府在南部中国大门广州设立总领事馆。本文作者受瑞士驻华大使馆委托，为广州总领事馆开馆纪念文册撰写主要文章“领事馆春秋”，回顾两国在南部中国的关系历史，现已以中英文发表，特此转载。

历史背景

度过漫长炎热的夏天，南粤迎来秋高气爽的美好时节。2006年秋注定要在中国与瑞士联邦的历史上留下崭新一页，新的一页将

记载中瑞友好情谊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自1950年中瑞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堪称典范。在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多变的风云中，两国都能以平稳友好的态度保持并发展双边关系，突显一种“君子之交”的风范。无疑这也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值得推崇的范式。

建交以来，瑞士联邦在中国北京设有大使馆，在上海和香港各设一个总领事馆。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瑞士这个世界经济富国之一在华的外交布局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广东以及广大的南部中国，瑞士的形象显得比较薄弱，瑞士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少。对此，瑞士联邦政府审时度势，决定在中国南大门广州再设一个总领事馆。无疑这是两国双边关系的新发展，是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机遇，是延续发展两国友谊的新起点，特别是延续南部中国人民与瑞士的友谊。

回顾历史，有些章节往往被人所忽视，在中国与瑞士的关系史上，南部中国与瑞士的交往多年来就默默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眼下瑞士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开放，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重新开馆。因为在1922-1956年间广州曾经存在过一个瑞士领事馆的历史事实已经淡出当代人的记忆。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当一个崭新的瑞士驻广州总领事馆敞开大门之时，重温两国历史上共同拥有的时空，必将激发两国加强经济文化交往的新的热情和希望。

据瑞士外交历史记载，早在1859年，看好中国商机、期待进入中国市场的瑞士日内瓦州和沃州的钟表商就在各自的州政府支持下向联邦政府提出在广州开设领事馆的要求。由于种种缘故，此项请求延至1922年才得以接受。根据联邦委员会1922年5月12日的决定，瑞士在广州成立一个名誉领事馆，以保护当地瑞士侨民的权益，其管辖范围有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和福建；联邦委员会任命的驻广州首任领事是一位来自苏黎世的商人乌里希·斯帕林格（Ulrich Spalinger）。自1923年起，在他任内每年呈交联邦政治部的年度报告中，都反映了领事馆成立后与当地地方政权以及瑞士侨民关系良好，而且中瑞双边商贸业务兴旺发达，直至30年代发生经济危机才显衰微。第二任领事也是一位商人，名叫奥古斯特·霍夫梅斯特（August Hoffmeister）从1939-1948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和战后内战最困难时期任职。这位领事生不逢时，尽管瑞士方面期待他能推动加强该地区的商贸关系，但是战争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1948年春随着中国内战加剧，正常的商务活动更加无望。一些商家公司迁往香港，领事本人所在的公司也是同样命运，他也因此不得不离任赴港。随后，几经考虑瑞士政府再次任命一位商人为领事，但是他在广州任职至1949年5月，不过半年就被所在公司召回。此时，瑞士在南部中国的商户和其他侨民已经日渐减少，在广州的瑞士名誉领事馆领事职位虚待，直至1957年1月4日联邦委员会决议正式撤除该领事馆。



这段历史证明了瑞士这个远在欧洲中部的山国在对华关系中曾经高度重视与南部中国的关系。三十多年间设在广州的领事馆在与当地政治经济的关系中、在维护本国侨民的事务中都起过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第二任领事经历过自己的同胞--两位传教士在日本飞机轰炸下丧生之痛，虽然他挺身而出向日本索赔无功而返，但他履行了外交官员的职责。在这个时期他还受托于英、美、荷兰等国，维护这些国家在广州的侨民利益。瑞士的中立国地位赋予瑞士外交官们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战时的广州领事正是为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代表。

在瑞士驻广州领事馆存在的三十多年间，身兼商人的三位领事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保护在南部中国的瑞士人的权益。

从巴塞尔到南中国

从目前可查历史资料上看，瑞士人到中国可以追溯到明朝末期，来自弗里堡的Nicolaus Fiva加入欧洲人从16世纪末经澳门进入中国的热潮中，1638年成为目前认为的第一个到中国的瑞士人。而另一位楚格人、天主教传教士兼钟表工匠Franz Stadlin(中文名：林济各，字雨苍)，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到北京是第一位为朝廷服务至去世（乾隆五年，1740年）的瑞士人。他是一位曾在欧洲多国闯荡的能工巧匠，知识渊博、技艺精良，深受朝廷重视，死后得到乾隆赏赐，厚葬立碑于北京。早期西方人进入中国，一般都通过南部中国沿海地区这个大门。但是他们中许多著名人士在内地边远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后，都志在北上京城，为皇帝效力，他们的活动及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受到许多的关注和研究。然而，从历史文献中、从流传民间的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处江湖之远在民间传播文化和友谊的外国人士。其中也不乏瑞士人。今天追忆南部中国与瑞士的关系，从官方的领事馆到普通来华传教士都不会被遗忘。

从19世纪下半叶起，进入南部中国的瑞士人日渐增多，意在经商传教。其中来自瑞士东北边境莱茵河畔巴塞尔的一批新教传教士特别在南部中国留下他们的足迹，也给巴塞尔这个欧洲文化名城带回去中国独特文化的财富。无疑应该肯定他们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他们在这个方面为瑞士争得一席之地。

这些从巴塞尔到南中国的瑞士人，属于创办于1815年、总部设在巴塞尔的“巴色会”（Basel Mission），而且是一个有别于西方列强的非殖民国家的差会。由于巴塞尔属瑞士德语区，又由于差会中也有德国人，一时关于差会的归属有争议，我国的一些研究中也把该会归于德国差会。实际上，即使人员来自不同国度，但是差会总部始终设在瑞士本土上的巴塞尔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在巴塞尔的差会档案馆、图书馆中珍藏的大量与中国有关的历史文献和照片，成为研究这个瑞士差会与南部中国的关系、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中起的重要作用的重要依据。

巴色会于1847年首派两名传教士到南部中国，开拓在香港和粤东北的工作，直到1951年最后一批传教士离开中国内地，时间长达百年。百年间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在香港的部分活动外（近年来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差会与香港关系的研究很有成果，在此暂且不表），他们中大多数远离沿海富庶地区城市，始终奔波在最为贫困的乡间、在粤东北的山岭梯田之中、见证那些坚守独特语系的客家民众在文化碰撞中的探索与进取。思考和研究肩负基督教文化使命东来的瑞士人与南部中国充满中原文化情结的边缘民系“客家”的历史相遇，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不同文明的冲突和融合的理解。

在它选择的粤东北地区，巴色会一如在其他国家，从一开始就坚持学习和使用当地文字语言，以便于与当地民众的沟通理解，利于直接传播教义、传授文化。迄今，在巴塞尔差会档案馆依然完好地保存一批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出版的《客家--德语词典》、《客语字典》、《客语语法》、罗马字客语教科书等。除了圣经等宗教作品外，还有由巴色会从1929-1936年间编写的《客语读本》1-8册、1936、1939年先后出版的《新撰客家歌》、1931年出版的《医界客语读本》（梅县德济医院编）等客家语言书籍。笔者在瑞士曾访问1945-1951年在华的86岁高龄的前传教士易定恩（Ernst Itten），他那一口流利的客家话不得不令笔者叹服。他用半个多世纪前所学的异国方言追述他在华的早年经历、怀念他那些健在的客家友人及后人、描述他前两年重返粤东北的喜悦，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客家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汉族民系之一，是唯一不以地域为名的民系，其悠久历史与神秘传说给人以多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遐想。而就是这样一个上千年流浪迁徙的民众却在历经磨难的漂泊中神奇地保存、传播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一种被其自称为“唐音”的中原古汉语。客家人代代相传的训导：“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正是一个民系坚守传统精神文化根基

的可歌可泣的写照。也正因为如此，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使用这种体现古老华夏文明的方言传播近代

西方思想理念，创造了不同内涵的文化的碰撞机会，使双方受益匪浅。对于那些远离城市文明、生活在封闭贫瘠山村的粤东北民众更易接受使用自己的语言认识外部世界的机缘。

从巴塞尔差会档案馆保存的传教士登记名录看，早期巴色会成员大多来自农民、工匠家庭或者本身就是普通劳动者，也有一些教师、医生。他们毫不迟疑地以在贫困的乡村、下层的民众中服务为己任。因此他们对于那个时代旧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不安定、民众生活的痛苦、妇女地位的低下、广大农民的极度贫穷感同身受。为此他们开办学校提供义务教育和宗教教育。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中除了宗教课程，还开设实用的新科目，如语文、数学、外语、地理、体育、音乐等，还专门为女子开办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把西方的教育理念和范式带到中国内地乡村中，受到本来就重视教育的客家地区人士的欢迎。此外，他们也开办神学院和医学院，培养神职人员和医护人员；他们注重开设医院，向贫困地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最为著名的医院有建自1893年梅县的德济医院和1907年创办的河源仁济医院。据载，1929年朱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在梅县与国民党军作战，特为给德济医院发出“保护医院，不许滋扰”的告示，成为保护医院的典范。

巴色会成员在当地传播西方宗教思想和推广大众教育的同时，也对当地社会文化、传统思想、风土人情进行多方了解研究，并通过他们写回瑞士的报告、书籍介绍给更多的瑞士民众，有利于沟通互不了解的两个国家。在一些早期巴色会成员的出版物中，有专门向青少年介绍中国儿童的书籍，作者以温柔同情的笔调向远方的瑞士孩子讲述在中国客家地区的儿童的日常生活、饮食习俗、在传教士们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情况，以及整个社会重男轻女的不良风气，儿童们的困苦和劳作等。作者希望通过这些介绍唤起瑞士儿童的同情心和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出版物中也有专门介绍中国妇女的作品，批评旧中国男女不平等、歧视妇女的种种陋习恶俗，有意识地介绍中国妇女的聪明才智和她们中的历史名人。这些出自非专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或汉学家之手的介绍中国社会历史的书籍，更加贴近生活和更易普及。此外，巴色会的传教士们更多的作品是通过他们本身的经历体会文化的差异和进行社会改造之艰难。总之，他们在南部中国客家地区的人生旅程不论有意无意、也不论多少，都在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近、理解、宽容的历史过程中留下深深的印迹。

今天，我们庆贺新的瑞士驻广州总领事馆在羊城重现，回顾翻过去的历史篇章，有理由把鲜为人知的一页向世人展示，期待两国有更多的交流，特别是与南部中国延续友情，愿两国友谊长存。

*作者：端木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欧美同学会瑞士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作者籍此机会感谢瑞士联邦驻华大使馆、瑞士联邦外交部瑞士形象处、巴塞尔巴色会档案馆、瑞士国家旅游局对本项工作的鼎力支持。

[发送给好友] [打印] [大 中 小] [关闭]

Copyright1997-2005,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Chinese Overseas-

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欧美同学会 ·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